

蓝天白云
系列

夏娃

午夜淑女

午

夜

1

淑

女

“今年又是你最早开花！真棒！不过春天还没来呢，你这样任性地乱开花怕会撑不到春天喔！”

林芷青撑着雨伞，穿着厚重的大衣，顶着大雨、冒着寒流来袭的刺骨寒风，兴奋地对着伸出墙外盛开着桃红色的花朵的樱花树说话，若说寒流对台北有什么贡献的话，就只有让这株樱花盛开这一项了，说也奇怪，愈冷这樱花开得愈是娇艳。

透过与她眼睛同高度的砖砌围墙，林芷青只要抬头便可以看到平房顶端的蓝色屋瓦，由墙上最生的杂草及斑驳的大门，可以看出这屋子早已没人住了。不只这间屋子没人住，这条巷子全都是这样子的平房，林芷青在这里来来去去很多次了，从没看过有人在这里出入，这里真像是被人遗忘的角落。

她忘了自己是怎么发现这株樱花的。是在去年一个寒流来袭的周末午后吧？下班后的她为了转换一下心情，故意挑不常走的小巷弄回家，途中远远地她就看到这株樱花。

“话说回来，你是我见过开得最漂亮的樱花，连阳明山上所有的樱花都比不上你，加油喔，以后有空我会再来看你的，拜拜。”

临走时，林芷青还不忘回头向它说声再见，简直拿这株樱花当人——不，当朋友一样看待。

◆ 蓝天白云系列——

午

艳丽的桃红色，开得满枝满桠，在灰蒙的雨中让她不禁驻足，自遇见这株樱花的那时起，林芷青会偶尔绕道过来看看它，赞美它花开的漂亮。今年，她特别期待的那时起，每天上班前特地过来看樱花，希望亲眼见到绽放的第一个蓓蕾，今天，终于让她见到了。

夜

是心理作用吧！林芷青觉得今年冬天的樱花开得比去年更为繁盛、娇艳。

淑



“我现在才知道你的名字，你是‘寒绯樱’是不是？品种是属于生产率天末开花的耐寒樱花，花是艳桃红色，和一般在初春开放的白色及粉红色樱花不一样。”

凌晨七点，穿着大衣的林芷青眼里是兴奋。昨晚，她无聊地看电视打发时间，却意外地看到了介绍各式樱花品种的节目，让她知道了这株樱花的品种。今天她还特意起了个大早，就为了去向樱花说这几句话。

还好，这条小巷里没有什么路人经过，不会有人看到她怪异的举动，不然肯定会认为她神智有问题，竟对着一株植物喃喃自语。

林芷青到现在还不知道这株樱花为什么特别惹她怜爱。是因为它散发出来的旺盛生命力？或是单纯的只是爱上灰蒙天空中的一抹娇红？



“早。”林芷青笑着和办公室里的同事打招呼，她现在是威远程式设计公司董事长的机要秘书。

虽拥有“机要秘书”这闪亮的头衔，可是林芷青的工



作内容却十分繁杂，除了一般的秘书工作外，还得负责接洽客户、订单，以及泡茶、收拾桌子等这些琐事，在威远里一个人当两个人用是极平常的事。没办法，公司规模小，加上人手不足，只好人尽其用了；还好，报酬和繁琐的工作量是成正比的。

威远程式设计公司创立只有短短五年，在董事长石威远和他的妻子丁若笙拼手胝足的努力下才有了今天的规模。虽然只拥有十个左右的设计师，规模并不算大，但对业界来说，“威远”却是人不容忽视的竞争对手。

“早，你又去看那株樱花了。”丁若笙笑着看她。

林芷青恋花成狂，在公司里已是个公开的秘密了。

“是啊！”林芷青翻翻今天的竹事册。董事长下午有个会议得注意一下。

“小心喔，公司里的大美女林芷青，二十四岁了却对活人毫无兴趣，弄得现在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反倒极关心那些不会说话的植物，真可怜了公司里的帅哥喽！”周依玲边说边摇头，她是公司里的会计兼总机小姐。

“你少来了，公司里就只有我、你和老闆娘三个女人。在这群出自理工学院的男人看来，只要是女人就算是美女了。”

林芷青与人舌辩是绝不会吃亏的。没办法，进威远十个月来每天和周依玲唇枪舌战的结果是——变得很会抓人语病。

林芷青从不觉得自己可以列入“美女榜”。她是很受欢迎没错，但那只是个性使然，她是个容易相处且不会给任何人压力的人，自然会交到许多朋友，不管同性还是异性，林芷青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大学毕业出社会后，她才知道自己的认知和一般人的看法完全不同。

“你这句话连我这个真正的大美女都骂进去了。”林芷青周依玲不服地大喊。

石威远停好车进办公室来了。

午

夜

淑

女

蓝天白云系列——

午 “啧啧，瞧这个伶牙俐齿的姑娘是谁？很难想像十个月前还是个宛如青苹果般羞涩的小女孩！”

夜 提到‘董事长’这个头衔，给人的感觉是上了年纪、顶着厚重的肚皮，以及向躲避的头皮在公司里晃来晃去，是个每天的工作除了应酬还是应酬的人。

淑 威远公司的董事长——石威远，却是个无法放入这刻板模式里的人物，三十八岁的他正是人生的迈进。

女 “是啊，我记得芷青刚到公司时，文文青青的，是个很惹人疼爱的女孩子，没想到和依玲在一起后，整个人都变了，变得活泼、开朗多了。”丁若笙笑着附和老公的话。

“老阔、老阔娘，你们别被芷青得意装出来的乖巧给骗了！她这种人啊，刚到陌生的新环境，一定是乖巧、斯文得很，等她摸清每个人的底细后，不羁的本性就渐渐露出来了，曲型的B型人。”周依玲故意闹着她玩。

石威远夫妇摇摇头后，笑着离开了，他们很聪明地不介入两个女人间的战争。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林芷青很好奇。以前从没人分析过她的个性，她也没费神去想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听完周依玲的话后仔细想想，自己真的就像她说的一样。

认识林芷青的每一个人都曾对她说过，她本人和第一眼给人的感觉实在相差太多，本以为她是个沉静、温柔的女孩子，一天里蹦不出几句话，没想到相处久后才多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她的本性和外表一点也不相称。

周依玲臭屁地一扬头。“开玩笑，你可以称我‘血血公主’。”

“血血公主？！真亏你说得出来，研究星座的就叫‘星星王子’，你这个血型专家就叫‘血血公主’？真恶心！别人听了一定会以你是吸血鬼什么的，这名字肯定不会红，趁早改一个吧！”周依玲出的无厘头谜题也只有林芷青才解得出来。



午夜

“名字的事不用你担心，我对血型是了如指掌，以后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尽量问我，看在好朋友的分上我绝不收费，这便宜你是占定了。”周依玲说得像是给林芷青多大的恩惠似的。

“是吧？忙得连约会都没时间的人，会有空来帮我解决这些疑难杂症？肯定是别有用心吧！”林芷青打死也不相信。

女



周依玲在中午休息时偷了个空闲，想找林芷青继续早上未完的话题。“喂，我没空解决你的问题，可是有人有空啊，他永远有空倾听你以后的话。”

周依玲是个有话藏不住的人，更何况受人之托，自然得忠人之事。

“谁啊？”林芷青埋首在一大堆的报表中。“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别来吵我好吗？”

周依玲将她手上的笔抢过来。“现在是休息时间，拜托你停一下，听我说好不好？”

“好，好。”林芷青伸了个懒腰。看样子不听她说完，她是不会放了她的。“有什么事请说吧！”

“小杨昨天还说，早知道樱花会得到你这么大的重视及青睐，他投胎时就不当人而宁愿要当一株花了。起码你还会每天正眼看看他，不会故意躲他，直感吹人不如花，羡慕得很呢！”周依玲绕着弯儿说话。

“依玲，你应该知道我的禁忌吧？”

“是，是，你不想发展办公室恋情，和男同事划清界线是你的原则。其实你要是遇人不淑罢了，不能因为一两次的挫折就因噎废食，不交男朋友啊！”

“什么遇人不淑，少乱用形容词了。”林芷青笑着反

● 蓝天白云系列——

午 驳。

夜 “这都得怪你，糊涂蛋一个。我记得你曾说过，第一份工作的老闆骗你说秘书是公司的门面，要你打扮得漂亮一点去上班，这种鬼话你也信！”周依玲第一次听到林芷青的故意时，尺度之余还以老前辈的身分教了她一些淑工作时得注意的事。

没想到，林芷青早已从经验中得到教训了。

女 “大学刚毕业的我，哪知道人心险恶，还好我逃得快，只做五天就辞职了，没吃到什么亏，反倒赚了几件漂亮衣服。没办法，谁叫那个变态老闆自己掏腰包拿钱叫我去买衣服。”想到那时的青涩，林芷青也不禁先笑了。

当年还是社会新鲜人的她，第一天上班，真的乖乖听话用心打扮自己一番。后来就觉得不对劲了，老闆开始在下班前几分钟交给她急件，还常带她出去吃吃饭什么的，更藉故摸摸她的小手，吓得她赶紧辞职不干了。

“第二份工作就更离谱了，老闆的老婆只看了你一眼就决定把你开除，真是无妄之灾！”周依玲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你还好意思笑那么开心！这两件事让我消沉了好一阵子，好不容易恢复元气，也找到一份美商公司的工作，没想到却莫名其妙地变成第三者，卷入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纠纷中，到后来不辞职也不行了。”林芷青直到来威远公司上班后，才从这些莫名其妙的挫折中恢复过来。

林芷青喜欢威远公司这份工作，不希望因为感情问题又被迫辞职，她已经受免了被误认成第三者的指责了。

“小杨一没结婚、二没女朋友，和他交往你绝不会变成第三者的。”周依玲后胸脯保证。

“我实在不该多嘴，告诉你那么多的事的。”林芷青开始后悔为什么要告诉周依玲这些事了。

“什么嘛！是你自己把那个色性不改的凝肥老闆和醋劲大发的经理夫人当成笑话讲的，还怪我！”周依玲一

午

夜

淑

女

想起这件事就想笑。

“我只不过说我很厌恶性骚扰，就算他是帅哥也不行，尤其那老闆长得不只抱歉，科是“妨碍市容”！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那分不清指节，又长得像特大号土林夜市卖的胖香肠的手。你能想像五根黏答答、坏掉的香肠在手臂上游移的感觉吗？”林芷青脸上做出夸张的作呕表情。

回应她的，是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周依玲。

“依玲，你很不够朋友耶，我义愤填膺地在诉说我的委屈，你却听得不亦乐乎，笑得前俯后仰的，这算什么？”林芷青对周依玲的反应早在意料之中，她早走出不愉快的阴影，否则也不会一再地拿来自我消遣。

“你的事我听不了知几十遍了，可是每次的反应都一样，我觉得不是你的故意好笑，而是你令人爆笑的表情，”周依玲边说边擦眼泪。“对了，小杨的事你打算怎么办？”

“终于说到重点了，搞了半天，你是来替小杨当说客！”林芷青恍然大悟。她要是早知道周依玲的企图，就不会陪她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透露一下吧！你觉得小杨这个人怎么样？我要是得不到确切的答案，很难对人交代的，拜托，拜托。”周依玲不死心地打算蛮缠到底，看到林芷青没反应，只得合掌拜托。

“好了，午休时间早结束了，该开始工作了。”丁若笙适时打断两人的谈话，不着痕迹地解决了林芷青的尴尬。“对了，芷青，环宇集团作业系统的程式设计招标案进行得如何了？”

林芷青感激地看了丁若笙一眼。“环宇企业的资料收集得关东多了，现在就是企画案的撰写及程式设计的问题了。”

“唉！这两个才是大问题。”丁若笙叹了口气。“我和威远对企画该怎么写是一窍不通，只得偏劳芷青你了。”

蓝天白云系列——

午 “我会尽我所能，至于结果如何得由环宇集团定夺。”
林芷青虽对自己深具信心，却也不敢将话说得太满。什么时候该开无伤大雅的玩笑，什么时候该廉虚行事，她早已能拿捏得宜。

叔 “太好了。”丁若笙高兴得直拍手，她知道林芷青敢这么说，一定是有很大的把握。“要是没有你，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公司真是捡到宝了。对了，你可不要因为企画案而忙坏身子了。”

女



夜晚的天母，像美艳的贵妇般，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吸引人们往此地聚集。这里更是大台北地区外国人聊集最多的地区之一，商店的装璜及设计大多美国味十足。走在天母，呼吸着这里的空气，仿佛置身于异国之中，觉得情调也变得不一样了。

这里是一家以气氛优雅着称的 PUB，里面疏疏落落地坐着三三两两的人群；人虽多，却有它的闲适气氛。

坐在吧台前的人看到调酒师像是武侠小说里形容的被点头穴一样，张大口动也不动地望向门口，才好奇地回过头来的。这一看，所有回头的人也被定住了。而后，像以吧台为圆心向外辐散似的，只短短一瞬间，里面的客人都很有默契地全望向门口。

门口，站着一个清丽动人的女孩子，她像是第一次来 PUB，站在大门口却不知如何是好，犹豫了许久后，才下定决心似的走了进来。

大衣底下的她，着一袭长袖白色高领的紧身小礼服，密实的礼服只露出两臂上的肩部，包得紧紧的礼服有种让人欲一窥究竟的性感。

及肩的头发只用发胶随意抓出不规则的发型，虽不



规则却有着凌乱的美感。吸引众人目光的，并不是她那约一六五公分高、姣好匀称的身材，也不是她出色的容颜，而是她举手投足间所流露出来的自信。

她知道自己有多艳丽、迷人。

“看那个女孩子，很漂亮是不是？”邵奕衡用手肘撞了撞他的同伴。

“是啊，漂亮是漂亮，阿衡，你怎么知道她不是特种营业的女孩子，来 PUB 钓凯了的？”说归说，眼睛还是没离开过那个神秘美女。

“笨蛋，你看她走路的样子就知道了，挺直的背影、自信的步伐，没有摇首摆臀的故弄风骚，光看背影就知道她是个很不错的女人。不是我说你，连淑女名媛和公关小姐都分不清楚，你这三十年算是白活了。”邵奕衡这话明着是说给同伴听，暗里则是抓准她正走过他身旁的时机，大声说给这位神秘女子听的。

这些话她当然听到了，对于男人们的品头论足，她像是已经习惯，更像在享受旁人的注目礼，像个女王似的缓缓且带笑地走向她的目的地。对于飘入她耳里的窃窃私语，她只是看着说话的人，回给他浅浅的一笑。

“谢谢。”她大方地坐了下来，顺便点了杯饮料。

没带女伴的男人，早将她身旁的空位围得水泄不通。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邵奕衡，请问小姐芳名？”
他是最先沉不住气的人。

她缓缓打量了一下这个叫邵奕衡的男人。他就是刚刚对她品头论足的人之一，身上穿的是真丝白衬衫配着花丝巾领带，合身的西装吊带裤，皮带上还有一条像是怀表之类的金练子隐约地出现在裤子的口袋里。

邵奕衡的确是个长得不错的男人，只可惜不是她所欣赏的类型。除了一个人以外，这世上的男人在她眼里都犹如粪土一般。

邵奕衡给人感觉有点雅痞的味道，光看外表就知道

午

夜

淑

女

◆ 蓝天白云系列——

午 他若不是个收入不错的主管阶级，就是个有钱的公子哥儿。

夜 她脸上仍保持着浅浅的笑容，从容地浅尝了一口调酒师送上的饮料，眼光扫过围在她身旁的所有男子，一句话也没说。

淑 “小姐，你不说你的名字也没关系，以后还会在这里看到你吗？”

女 “我以后会常到天母来，可是去哪一家 PUB 却不一定，这要看我当时的心情而定。”她还是冷冷的，远看时并不觉得，近看才发觉她上桩的脸虽然美丽，但却太过苍白了点。为了掩饰这异于常人的苍白，她脸上的妆也较为浓艳。

“太好了，大家可以交个朋友，可是以后该怎么称呼小姐你呢？”另一个男子开口了。

这些男人来 PUB 除了想放松因工作而过于紧张的情绪外，也有些人想找个女人来段艳遇，好不容易碰出现一个令人眼睛一亮的女人，却有人因为问不出她的个人资料而急得差点跳脚。

她看着自己喝了一半的酒。“你就叫我‘午夜淑女’好了。”

说完，不理包围在她身旁的人，自顾自地逛过 PUB 的每一个部分，连角落也不放过。悠闲的态度像在参观里面的装璜，孤寂的眼神却一一扫过在场所有男子。等浏览完毕，轻轻叹了口气，脸上亦有着掩不住的捻，转身走出了大门。

像风一样来去匆匆的女子，没人知道她的姓名，空气中只留下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以及让 PUB 里的人讨论不完的话题。

就这样，“午夜淑女”这个神秘女子在天母的知名度急速上升。

“芷青，你怎么了？一脸的疲惫！”丁若笙关心地看着林芷青。

“没什么，可能是最近为了消化环宇集团的资料，好似出符合他们需求的企划又痛了。”

奇怪的是，她是趴在桌上睡着没错，可是天亮醒来时却发现自已睡在床上，连睡衣都换了。这情形不是只有一天、两天而已，而是每晚如此！问题是林芷青却连自己什么时候换衣、上床，都不知道，真是睡迷糊了。

“前几天我就告诉你了，离环守集团公开招标的日子还有一段时间，可以慢慢来不用急，小心一点，可不要累倒了。”丁若笙关心地看着林芷青眼下的黑眼圈。

“我大概是得了‘工作倦怠症’，天一亮，一睁开眼，想到要上班就觉得好累，头痛得想逃避。”林芷青为自己泡了杯浓咖啡。

她这一阵子几乎是以咖啡度日。

“一大早就喝这第浓的咖啡？！”丁若笙瞪着林芷青手里的咖啡大叫。“你有没有吃早餐？”

林芷青摇了摇间。“没有，我最近没什么食欲，吃不下。”

“这怎么可以！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不吃是不行的。来，坐好，我出去帮你买早餐。”丁若笙按着林芷青，要她乖乖坐在椅子上。

“不用了，早有人替她准备了三明治和牛奶，芷青这一阵子连午餐也吃不多，来吃吧！”刚进门的周依玲高举着手上的早点，还意有所指地暗示“有心人”是谁。

林芷青当然知道早点是小杨——杨守政买的。他人就站在秘书室外看着她，不用周依玲暗示，她早知道了。

● 蓝天白云系列——

午 “我不想吃。”林芷青摇摇头。一来她不想欠小杨的人情，二来自己是真的—点东西也吃不下。

夜 无奈，有两双虎视眈眈的眼睛直盯着她，仿佛她不吃，她们打算直接动手喂似的，林芷青只得按捺涌上来的恶心，皱着眉打开三明治咬了一口。

淑 丁若笙满意地点点头。“依玲，你好好盯着芷青，要她把三明治吃完。”

女 “啊——”林芷青哀号，皱着眉头看着手上的三明治。只一口她就快吐了，整个吃完不是要她的命吗？

“真的那么难吃吗？”周依玲不解地问。

“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而是我现在的胃是吃什么吐什么，它只接受浓咖啡而已。”

“有人照顾你，你还不满足？”周依玲打了林芷青的头一下。

“是，你们的关心，我真的很感谢，但是不要硬逼我吃些我不想吃的东西好不好，让我一个好好调适自己的胃就可以了，”好友的关怀的确让林芷青倍感温馨，但过度的逼迫却让她备觉压力。

“你确信可以吗？”丁若笙瞧着林芷青日渐消瘦的身体，实在放心不下。

“芷青你啊，自己一个人离开中部的家住外面，又没有男朋友在身边照顾，才会不注意自己的身体，瞧瞧你，愈来愈瘦。”周依玲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林芷青才不会给她可乘机，白了周依玲一眼。“这样正好，可以顺便减肥，等企画写完后我会瘦个几公斤，不用去什么瘦身中心白花钱多好！”想乘虚而入，门儿都没有。

林芷青并不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有多差。夏天到了，她的胃也想跟着换季，不想再吃过分油腻及辛辣的食物，才几餐不吃没什么大不了的，她们也太夸张了。

“芷青，你赶快交个男朋友吧！”周依玲干脆采取单刀

午

夜

淑

女

直入的攻击法。“我是个沉醉在恋爱喜悦中的小女人，最知道爱情对女孩子的影响。恋爱对女孩子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有句话不是说‘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听我这个过来人的忠告准没错。赶快，好男人不多了。”

“我好好的，干嘛要交男朋友！喂，周依玲，你是不是收了别人什么限处？”林芷青双手插腰、横着柳眉瞪着好朋友。要不是收受别人的贿赂，她哪会这么热心。

“答对了。”周依玲也不隐瞒是受谁所托。“是小杨，他用一客牛排请我当说客。”

“一客牛排就可以收买你了？！真好打发！”

“我是看他可能要下重本及苦功才能追到你，才不好意思敲诈太他多，免得人没追到，荷包却空了。”

“你这话说得好像我有多拜金似的！”林芷青气得白了她一眼。“你这朋友我算是白交了，一点也不懂我的心情。”

“你听我把话说完嘛！”周依玲急忙拉着想转身离去的林芷青。“我早老实告诉小杨，你不可能和同事共谱恋曲。小杨说他也知道，只是死不了心。看在他这么凝情的分上，我只好指点小杨一二。老实告诉他，想让你心动的方法只有一种。”

“哪一种？”林芷青非常好奇。

“一开始得以渐进的方式先卸除你的武装，最好是从看看电影、吃吃饭这种生活琐事着手，日子一久你自然会习惯他的陪伴，不过这‘日子一久’就不知道是多久！只得长期抗战。你瞧，这不是下重本是什么？”

一个大男孩般的声音在林芷青背后说道：“芷青，今天晚上有空吗？我请你吃晚餐。”看来，杨守政打算将周玲依这个军师的建议付诸行动。

“我一些报告都还没看完，今晚可能会留下来加班，真对不起。”林芷青不想破坏同事情谊，只得迂回的婉拒。

“刚好，我手上也有个程式需要修正，我陪你加班。

● 蓝天白云系列

午 之后我们去吃个消夜，我再送你回去。”杨守政是个年纪和林芷青相仿的男孩子，身上还不脱一股大男孩的稚气。
夜 却一点也没有让林芷青感到可以依靠，以及遇到事情可以商量的安全感。

淑 “不用了，我住板桥，你住新店，我们俩住的地方又不顺路，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小杨，你也别留得太晚。”

女 人家都已经这么说了，杨守政再怎么迟钝、不识相，也知道林芷青话里的拒绝。只得推说自己忙，早早离开伤心地。

看着杨守政挫败的背影，两个女人一时无话可说。

“芷青，你不觉得小杨太可怜了吗？”周依玲同情之余，开始怨起林芷青了。

“我知道自己这么做太不近人情，既然真的对他没有意思，与其迫于人情压力强逼自己和不喜欢的人虚应一下，还不如一开始明白地拒绝，早早就断了他的冀望才是，免得到后来弄得自己里外不是人。”

午

夜

2

淑

女

“邵奕衡，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韩纶大叫。“你只说有‘好康耶’找我一起，来到天母后却只会往PUB里赞，天母的PUB我来得都不想来了，有什么特别的？”他的耐心快被磨光了。

“你一个大男人婆婆妈妈的这么罗嗦干什么？跟我来就是。”邵奕衡头也不回地说。

“我怎么知道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每到一家PUB，你只是进去虚晃一晃而已，顶多只神秘地和一、两个人打声招呼就走了，你到底在干嘛？”从韩纶那再也不愿移动半步的脚，以及不悦的脸色看来，就知道他的脾气开始酝酿了。

“现在几点了？”邵奕衡急得差点没撞墙。

韩纶瞄了一眼邵奕衡手上的金表。他大概是昏了头了，才会忘记自己也载着表！韩纶也不点破，看了自己的表后，只说：“快十二点了，怎么了？”

“奇怪，她今天晚上怎么这么晚还没到，平常她大概十一点左右就会出现的！”邵奕衡一脸不解地对韩纶解释。

“她是谁？你最近的新欢吗？”没头没脑的，韩纶怎会听得懂！韩纶的眼睛眯了起来。

要是让他知道，他在晚上十点多钟冲进他办公室，不顾他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及其它待办的急事，硬把他

● 蓝天白云系列——

午 拉出来的原因就只是为了一个女孩子，他非揍他这个朋友一顿不可。

夜 “算了，我们先找个地方坐坐，我再仔细解释给你听好了，我的脚跑得都快断了。”

淑 韩纶可是一点同情的神色都没有，他跟着邵奕衡来淑到一家 PUB，进门坐下后，他没好气地抱怨：“这是我刚回国那一段时间最常来手 PUB 嘛，装璜和调酒师都没变，有什么稀奇的？值得大老远地跑来？”他松松脖子上的领带。

韩纶直接从办公室被拉过来，来不及换下穿了一天的西装，不然，依他的习惯他会穿较轻松的休闲服来玩。可是，剪裁合宜的黑色名牌西装，更衬托出他不凡的尊贵气质。



他一进门就吸引住许多女孩子倾慕及打量的目光，更别提那好奇的窃窃私语了；而邵奕衡常在 PUB 晃荡，其他人看久了自然不觉得他出色。

“我当然不是要你来看装璜，我是要你见一个人。”邵奕衡低声道。

“什么人？装神鬼的这么神秘？”

“大约是在两个星期前她出现在天母的 PUB，长得非常漂亮。奇怪的是她，对别人的搭讪全不搭理，这两星期以来几乎每晚泡在 PUB。只要午夜淑女到哪里，邵奕衡就跟着转战到哪里，花了比别人更多的苦心和耐心，欲始终无法一亲芳泽。

“这个‘别人’指的就是你吧？”韩纶没好气地应了声。

“我说话时你别打贫。”要邵奕衡这个情场老将在老